

FRANZ KAFKA

名著名译插图本



卡夫卡小说集

变形记

[奥地利] 卡夫卡著 叶廷芳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服装造型设计(第2版)

变形记

服装造型设计(第2版)

服装造型设计(第2版)

卡 夫 卡 小 说 集

名著名译插图本

变形记

奥地利卡夫卡著
许廷芳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夫卡小说集/(奥)卡夫卡(Kafka,F.)著;叶廷芳主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3

ISBN 7-5434-5735-0

I.卡... II.①卡... ②叶... III.①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②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09903号

丛 书 名: 卡夫卡小说集

书 名: 变形记

著 者: [奥地利]卡夫卡

主 编: 叶廷芳

译 者: 叶廷芳等

责任编辑: 路殿维 姜 红

装帧设计: **arcadia** 工作室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河北徐水新兴印刷厂

版 次: 200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mm 1/32

字 数: 22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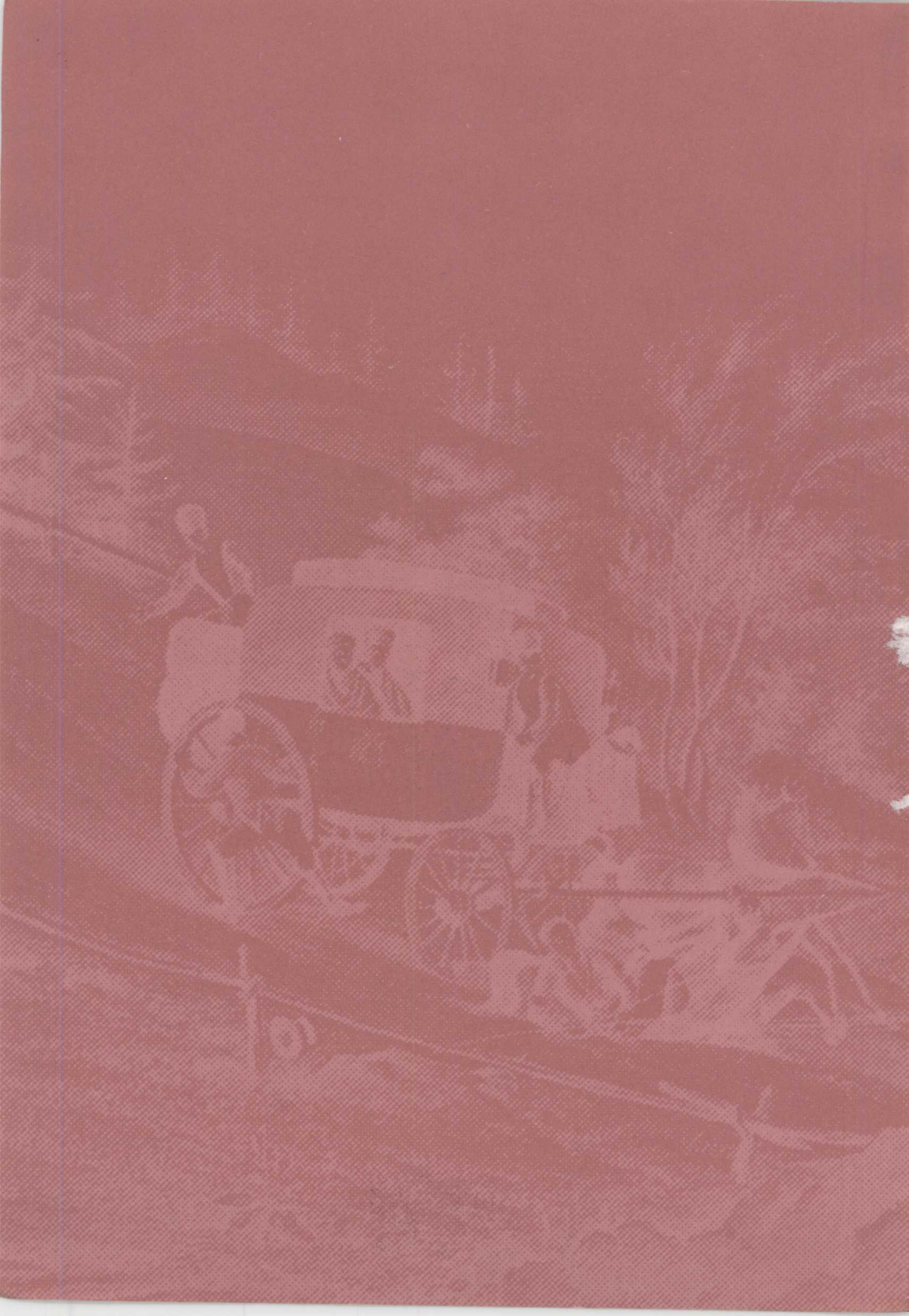
印 张: 10

书 号: ISBN 7-5434-5735-0/I · 917

全套定价: 44.00元 本册定价: 22.00元



7521.45
15



目

录

1	公路上的孩子们
6	突然外出散步
7	山间远足
8	单身汉的不幸
10	心不在焉地向外眺望
11	归途
12	过路人
14	乘客
15	临街的窗户
16	树
17	判决
31	司炉
62	变形记
113	乡村医生
122	在剧院顶层楼座
124	在法的门前
126	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
136	饥饿艺术家

目

录

148	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
167	铁桶骑士
171	乡村婚事
196	猎人格拉胡斯
202	中国长城建造时
214	塞壬们的沉默
216	普罗米修斯
217	城徽
219	海神波塞冬
222	陀螺
223	一条狗的研究
260	夫妇
266	地洞
299	舵手
300	小寓言一则
301	论譬喻

公路上的孩子们^①

我听见马车驶过花园的栅栏,有时,我也看到它们穿过树叶上那些微微飘动的缺口。在炎热的夏天,车上的木制轮辐和辕杆叽叽嘎嘎地响个不停!从地里干活归来的劳动农民欢声笑语,这真是岂有此理。

我坐在我的秋千上,正在我父母花园里的林间休息。

栅栏外面,来往的行人和车辆络绎不绝。此刻,孩子们正奔跑着经过这里;运粮用的马车满载着禾把,在它们的上面和四周坐着男男女女,当马车经过的时候,花坛顿时变暗;傍晚时分,我看到一位绅士拿着手杖在慢慢散步,几位姑娘互相挽着臂向他迎了过来,她们向他致敬,然后走进路旁的草地。

这时,鸟儿像喷雾似地飞起,我用目光追随着它们,看它们一口气向上飞去,直到我不再觉得它们在向上飞,而是我在降落,于是,由于懦弱,我紧紧抓住秋千绳索,开始轻轻悠荡。不久,我便更加用力地打秋千,此时,凉风习习,飞鸟已经归巢,满天闪烁着星星。

我在烛光下吃晚饭。我常把双臂放在木板上,因为我已经累了,同时咬一口奶油面包。那些网眼密布的窗帘被暖风吹得鼓起来了,有时候,窗外某个过路人会用双手把它们抓住,以便更清楚地看到我,也好跟我说话。通常,蜡烛很快就熄灭,在暗色的烛烟中,聚

^① 该作是作者《一次战斗纪实》第二个稿本中的第三章,根据勃罗德的判断约写于1903~1904年,是卡夫卡最早的作品之一。

集在一起的蚊子还乱飞了一阵。要是有人从窗外问我，我便仔细地打量他，仿佛凝视一座远山或者一片空地，而他对回答也不怎么感到兴趣。

然而，要是有人翻过窗子的栏杆，报告说其他的人已经在门外，那我就得起床，当然是长吁短叹。

“这不行，你干吗这样长吁短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遇到了一种特殊的、永远无法弥补的不幸？难道我们再也不能从中恢复过来吗？一切都真的完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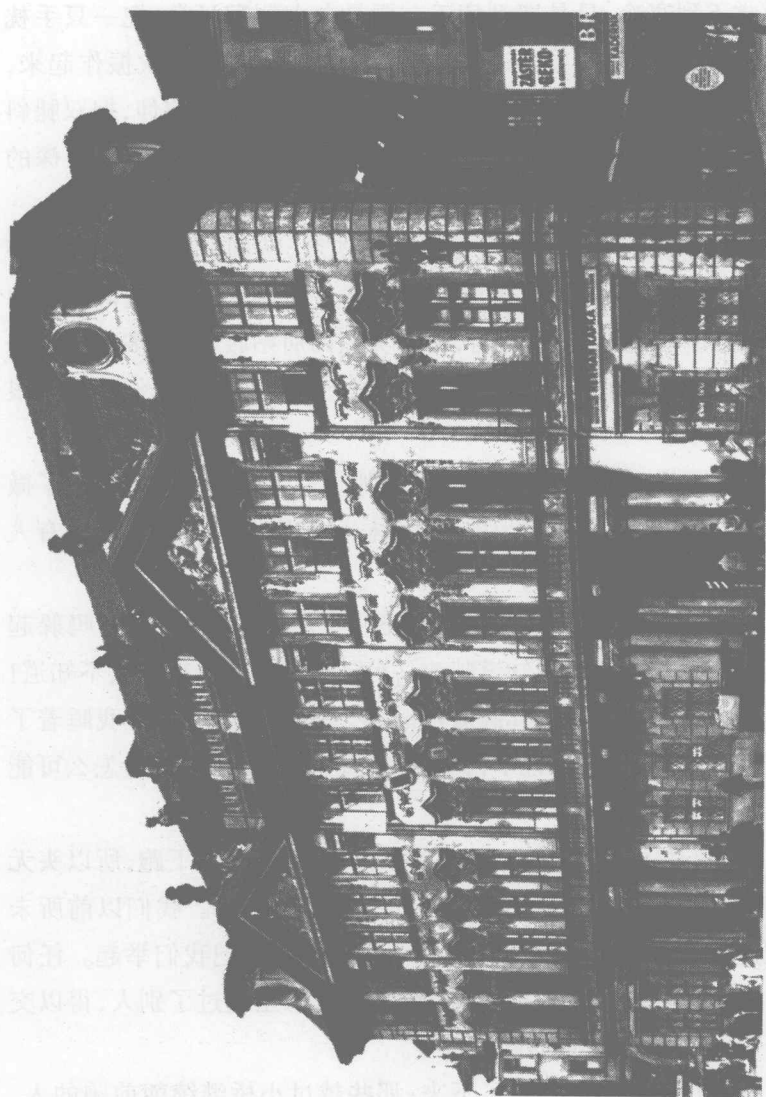
一切都是好好的。我们跑到了房子前面。“谢天谢地，你们总算在这里！”“你就是总是迟到！”“为什么这样说我？”“就是要这样说你，要是你不想来，你就待在家里吧！”“饶我这一回吧！”“怎么？饶你这一回？你说些什么？”

我们一头扎进暮色里。忘记了白天与黑夜。很快，我们背心上的纽扣就像牙齿一样地彼此摩擦；不久，我们拉开一定的距离奔跑，口干舌燥，就像是些热带动物。我们像古代战争里的骑士^①，一会儿踏着沉重的脚步，一会儿高高地跳起来，我们并肩冲下那条短胡同，凭借两条腿的这一冲力，一直跑到了公路上。个别人走进了公路排水沟，他们刚一消失在那阴暗的斜坡后面，就又像陌生人一样站在上面的田间小路上，并且朝下面看。

“你们下来吧！”“你们先上来吧！”“你们休想把我们上面推下来，这点我们还明白。”“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想说，你们害怕了。来吧，来吧！”“真的要我们来？你们？正是你们想把我们推下去吗？你们想得倒美，但能成吗？”

我们开始进攻，胸部被推，然后自愿地躺倒在公路排水沟的草

① 原文为 Kürassiere，指 15～19 世纪的穿胸铠的骑士或骑兵。



卡夫卡于1893 ~ 1901 年在这幢楼上中学

丛里。一切都是和谐和暖烘烘的，在草丛里，我们既感觉不到燥热，也感觉不到寒冷，只是感到疲乏。要是向右侧翻过身，把一只手枕在耳朵下面，你就会昏昏欲睡。你虽然想抬起下巴再次振作起来，但只会掉入更深的沟里。要是你把一只胳膊横着向前伸，把双腿斜着伸进吹动着的风里，那你就遭风袭击，肯定会跌入一个更深的沟。而你绝不想就此罢休。

你可以在最后这个沟里尽量伸开四肢，特别是把膝盖伸平，好好地睡上一觉，但你几乎还没有想到这点，而是像个病人似地仰面躺着，摆出要哭的样子。有时，一个男孩两肘贴腰，从斜坡上跳到公路上，他那黑糊糊的鞋底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这时，我们眨巴着眼睛。

月亮已升起老高，月光下有一辆邮政马车驶过。到处刮起了微风，在沟里也能感觉到它，附近的树林开始沙沙作响。这时，没有人再想独自待在沟里了。

“你们在哪儿呢？”“上这儿来吧！”“大家集合！”“你干吗躲起来，别胡闹了！”“你们不知道邮政马车已经过去了吗？”“哎，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吗？”“当然，你睡着的时候，它就开过去了。”“我睡着了吗？没有这回事！”“别说了，我们可是看到你睡着了。”“这怎么可能呢？”“你们跟我来吧！”

我们跑拢在一起，有些人相互搀着手，因为是向下跑，所以头无法高昂起来。有人大声呼喊印第安人的战斗口号。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奔跑，我们跳跃时，风儿托住髋部把我们举起。任何事情也无法阻止我们前进；我们拼命奔跑，以至超过了别人，得以交叉着双臂，不慌不忙地向四周张望。

我们在山涧小桥上停了下来；那些越过小桥继续朝前跑的人，又跑了回来。桥下的流水拍击着溪石和树根，仿佛天色还早。大家

不约而同地跳到小桥的栏杆上。

在远处丛林的后面，驶出了一列火车，所有的车厢都亮着灯；当然，玻璃窗都放了下来。我们其中的一个开始唱起了流行小调，可我们大家全都想唱。我们唱得比列车行进还要快，因为我们的声音不够响亮，我们便挥动起手臂，我们挤在一起放声歌唱，感到非常愉快。当你的声音和其他人的声音混合起来，你就感到像是被一只鱼钩钩住一样。

我们就这样唱着，身后是丛林，唱给远方的旅客们听。大人们还在村里守护，母亲们在为晚间整理床铺。

是该回家的时候了。我吻了吻站在我身旁的人，和另外三个靠近我的人握手告别，开始跑回家去，没有人喊我回来。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他们再也见不到我——我拐了弯，沿着田间小路又跑进了丛林。我向南方的那座城市奋力奔去，关于这座城市，我们村里的人这样谈论过：

“那儿的人真怪！你们想想看，他们从来不睡觉！”

“他们到底为什么不睡觉？”

“因为他们不会感到累。”

“他们为何不会感到累？”

“因为他们是个傻瓜。”

“难道傻瓜不会感到累吗？”

“傻瓜怎么会感到累呢！”

洪天富 译

突然外出散步^①

当你看来终于下了决心，在晚上待在家里；当你在晚饭后穿上便服，坐在点着灯的桌旁，从事某件工作或某种游戏，完成后出于习惯上床；当户外天气阴雨寒冷，理所当然地，你只好待在家里；当你一直在桌旁久久地保持不动，以致出外会引起大家的惊讶；当楼梯间早已一片漆黑，住房大门业已关闭；当你不顾这一切，突然感到不舒服而站起来，换下便服，立即穿上外出穿的衣服，解释说你必须出门一趟，简短的告别之后，你也这样做了，你迅速地砰的一声关上住房门，或多或少给人留下了不快；当你又一次走在街上，用特别灵活的四肢报答你为它们弄到的这种意想不到的自由；当你由于这一决定，感到自己内心蕴藏着全部的决断能力；当你比平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你的力量的确大于你的需要，凭借这大于需要的力量，你将轻而易举地引起和轻松地愉快地忍受极其迅速的变化；当你带着这种心情，向那些长长的街道跑去，——那么，在这个晚上，你彻底地走出了你的家庭，它正化为乌有，而你自己呢，非常结实，由于轮廓清晰而显得黑黑的，你拍打着大腿，昂首阔步地前进，恢复了自己本来的面目。

要是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探望一位朋友，查看一下他的身体情况，这还会增强上述一切的印象。

洪天富 译

^① 该作见于作者 1912 年 1 月 5 日的日记，付印时略事加工。

山间远足^①

“我不知道。”我悄悄地喊道，“我的确不知道。如果没有人来，那就谁也不会来。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我，但谁也不愿帮助我。尽是些无名小卒。但这并不要紧。只是眼下谁也不帮助我，——否则的话，无名小卒也能顶用。我很想——为什么不呢——同一群无名小卒进行一次远足。当然是到山里去，难道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吗？瞧，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相互挤着，这种许许多多横着伸出去挽在一起的手臂，这许许多多分开几步的脚！当然，他们全都穿着燕尾服。我们勉强地走着，风吹过我们四肢之间的空隙。在山里，我们的脖子不再受到约束！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歌唱。”

洪天富 译

① 该作约写于1903~1904年之间，原为《一次战斗纪实》的第二稿本中的片断。

单身汉的不幸^①

看来,单身汉的日子真不好过,年老的时候,如果他想同大伙儿一起共度黄昏,就得请求人家接纳他,同时尽量保持自己的尊严;生病的时候,只能从自己床铺所在的角落一连数星期注视着空荡荡的房间;总是在住房大门口向落日告别,从未伴着自己的妻子挤上楼梯;自己的房间里只有几扇侧门通向别家;用一只手端着晚饭,并把它带回家;不得不赞叹别人家的孩子们,而且有时不让再说:“我连一个孩子也没有。”在外表和举止上,得向年轻时记得的一个或两个单身汉学习。

将来还会是这样的,的确,不但是今天,而且在往后,他将独自站在那里,带着一副身躯,一颗真实的脑袋,还有一个前额,那是为了用手在上面捶打。

洪天富 译

^① 本篇原名《入睡之前》,最初见于作者 1911 年 11 月 14 日日记,结集时作者作了压缩。



卡夫卡的大舅舅，单身汉